

教師的 奉獻和樂道精神

■ 劉 真

前幾天有一位老學生到我家來，他一進門就說：「老師，您在這房子住了四十年真是太委屈了，應該換新房了。」

「我覺得住得很舒服啊！」我很坦然地回答。

一點也不錯，從我在民國三十八年接任師範學院開始，我在福州街真是快整整住了四十年了。當同儕甚至學生們紛紛添置產業，或換住高樓大廈的時候，每次我都為他們高興，可是我可從來沒想過自己要換個地方住，也不覺得自己住的地方太老舊。倒是每年教師節或耶誕、過年前後，學生們從各地寄來的賀卡，擺滿客廳、書房、臥房的時候，我心中湧現出的愉悅比擁有一棟豪華大別墅更有過之。

今年的教師節又到了，這幾天我翻閱報紙，看到教師們為了教師法草案中，是否該列入罷教這一條文而爭得面紅耳赤，心中突然興起無限的感嘆。

回溯我個人與教育的因緣，完全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。先父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他在清末的時候，就在家鄉——安徽鳳台辦了一所新式小學，並擔任校長。

所以，我從小就在一個教育與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環境中成長。後來，我在大學學教育，又到日本留學。抗戰時期回到湖北師範大學

任教，卅八年到台灣任師範學院院長，後來又任教育廳長，一直到現在我在政大教育研究所，每星期仍有一堂課，可以說一輩子和教育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，也從來沒想到要轉業。

這些年來，我深深體會到，一般人所謂教育是一項神聖的工作，「神」就是要有宗教家奉獻的精神；「聖」就是要效法孔子樂道的精神。這不是唱高調，而是我們每一個做老師的人都要有這一體認，那就是立志奉獻教育的工作，就不應該計較物質的報酬，更不要三心二意。

然而教育的報酬是什麼呢？那就是看見學生比你強，這就是最好的回饋，是精神上的。在國內教育界有許多知名的教育家，比如過去的一女中校長江學珠，高雄中學校長王家驥，新竹省中學校長辛志平，以及建國中學校長賀翊新，他們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教育工作上，也贏得了學生永遠的懷念。比方說，江學珠病重時是學生們輪流排班照顧她，甚至博士、總經理、董事長也搶著看護老師。賀校長退休後住美國，是旅美的建中校友湊錢買公寓給他住，甚至當時駐美代表錢復先生也定時去電請安。像這樣的樂趣，不是說一般人無法獲得，就算是做到部長、院長的高官，也無法擁有吧！

所以，我也常常勉勵從事教育工作的學生

們要做到精神富貴，老師不死。做爲一個盡責的老師不但要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，而且要「有教無類」。擇天下英才而教之，當然是人生的樂趣，但是如果一個庸才或一個頑才，因爲你的教化、誘導而卓然有成，這不是更大的快樂嗎？

寫到這裏，我就想起當年我任教育廳長的時候，當時的省議會副議長謝東閔先生，創辦實踐家專，有一次他很感嘆地對我說：「我身在霧峯，心在大直。」這句話道盡一位教育家的心聲。教育工作者應該是無時無刻，而不是限定上課小時。老師和學生、學校之間的關係不能以雇主和工人或商人與僱客之間的關係來看待。

每年教師節這一天，各地總有一些慶祝活動，在我的想法中，我們每一位教師在這一天都應該自我反省，這一年我真正盡到老師的責任了嗎？做個老師一定要想到，在教育別人以前要先教育自己，因爲敬人者人恆敬之。老師要時時反省，這樣才能贏得學生的尊敬。

一個做老師的人，如果不把心用在教育學生身上，而卻不斷計較上課的時數或待遇，我們這個社會就很可悲了。當然，這也不是說社會上完全不顧老師的待遇，而是說教育工作，本來就多少具有一些宗教犧牲奉獻的精神。一個年輕人在選擇教育工作這一「行業」爲他的職業時，就要體認這一點。

可惜的是，很多青年男女在學校中都不了解這一點。就在去年還有一位大學畢業生來看我，我問他：「畢業後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我想先教一年書再『看看』。」

我立刻正色地告訴他：「教育工作可不能『看看』。」這也正是當前教育最大隱憂。所以，在教師節來臨的今天，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。

提到教師節，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九月廿八日，卻不知道在民國廿三年，當時政府公佈的孔子誕辰卻是八月廿七日。直到民國卅九年，我在師範學院舉行教師節慶祝會的時候，在致詞中表示，這個日期正是暑假期間，師生星散，聚會困難，在宮牆冷落之際勉強舉行慶祝，殊失尊師的本意。恰巧在座的有一位對曆法極爲研究的國文系教授程旨雲先生，他認爲政府二十三年七月公佈國曆八月廿七日爲孔子誕辰（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又規定孔子誕辰爲教師節），根據曆法上的推算是錯誤的，應該改爲國曆的九月廿八日。旨雲先生是一位做學問最篤實的教授，也係我多年的老友。他當時把他的精確的考證向與會的同仁說明以後，大家一致主張呈請中央明令改正。並即席推定程旨雲、黃離明等教授爲起草人，由師院備文呈請教部核辦。其後卒經行政院二五二次院會通過，於四十一年八月十八日明令公佈；以國曆九月廿八日爲孔子誕辰及教師節。從四十一年以後，孔子誕辰和教師節便改在九月二十八日舉行，正值各級學校開學之初，當然具有很大的意義。關於孔子誕辰和教師節改訂的經過，恐怕除當時的師院同仁外，一般人是很少知道的。

所以，當第一屆師鐸獎頒獎典禮中我把這段經過說出來，曾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。而今天我再度把它寫出來就是要告訴全國的老師們，要重視自己的日子，因爲我們的教師節是有歷史上、文化上的意義的，它不同於大陸上的教師。

中共在兩年前也訂定每年十月三日是教師節，但是他們的日子是隨便亂訂的，毫無意義可言，而我們的教師節是有深遠意義的，作爲老師的人，在這有紀念性的日子，能不好好反省嗎？



轉載：中華日報 77.9.28 應平書筆錄